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三四回 徐天化提獄正典刑 濟顛僧人宮求赦旨

話說醉蓮軒的兩個伙計，見自家把些俏頭好菜，當著蛆蟲拈了扔得滿地，曉得上了和尚的當，跑出櫃外，糾著和尚就打。可巧此時蕭麻木也派來在法場上聽差，因為時候尚早，犯人還未出監過堂，也想跑到醉蓮軒來吃杯早酒。卻才走到門口，就見圍了一群的人，再一細看，館裡兩個伙計糾著濟公要打，蕭麻木忙喊道：「打不得打不得！」喊著就擠到裡面，叫二人丟開，說道：「你們這些沒烏珠子的，大約也想趁今日順便的刀，不想要頭了？」可笑那坐櫃的被他這樣大驚小怪的一說，心裡已有些明白，便低低的向蕭麻木道：「難道這就是大成廟的濟顛僧嗎？」蕭麻木道：「虧你倒也算聰明，二貨藥幸虧吃得早，還明白得很躁的呢！」那兩人見說皆嚇慌了，忽然的同兩支燭台似的，向濟公面前一跪。濟公便哈哈哈哈哈的說道：「小事一團，莫行大禮。」那兩人隨即站起，又同蕭麻木附耳說了幾句。蕭麻木點了點頭，就同濟公說道：「師父莫氣，小人陪你老人家進裡面吃酒是了。」濟公笑道：「有酒還氣什麼呢？」就此兩人揀了一個正對法場的座頭坐定，堂倌連忙打兩壺好酒，他既曉得是濟顛僧，就把他心尖上最合式的那樣菜，切了一大盤來恭維他。我也不明言了，諒情是看《濟公傳》的沒一個不曉得這樣菜是樣什麼菜，免得「狗肉狗肉」的時常擺在嘴裡說，格占筆墨。但是我有這個空子，還要敘明一件事呢。當那同濟公為難的時候，他們既沒一個疑惑是濟公，因何蕭麻木開口喊了兩句「打不得」，他們就猜著是濟公，那裡是我做書的隨意亂說的嗎？其中卻有一個原故。這濟公聖僧雖然在臨安已有半年，總是在內城的時候多，所以外城的人不甚認得他；兼之前日進廟，坐在蓮花寶輦上，又是千佛衣、毗盧帽，那種閉式樣子，今日看見這樣一個乞丐和尚，所以就疑惑不到了。但是昨日濟公救活徐家吊死鬼，解釋蕭麻木這一段新聞，京城裡外就同賣報本一樣，沒一個不曉得；他倆伙計見得蕭麻木這一喊，以致不由得便想到他身上去了。那知果不其然竟是濟公！一面跪下來認了罪，一面的就請蕭麻木作陪，招陪濟公。蕭麻木可算靠著濟公走運：昨日先驚後喜，在獅子巷酒館裡吃了一嘴白大；今在這裡倒又碰著白食。心中歡喜不過，入座以後，見那堂倌單單送上一樣菜來恭維濟公，自己卻不對味，就樂得叫他炒了幾樣熱菜，同著濟公杯來盞去，吃了個不亦樂乎。

正然又喊添酒，忽然街上人同潮水樣的都湧上來，一個個的喊道：「犯人來了，犯人來了！」蕭麻木連二三的吃了些酒菜，對濟公道：「你老慢慢請用罷，小人要去聽差去了。」說畢，站起身來往外就走，到了櫃上，又假意的謙了兩句，一逕出門，直往教場而去。濟公當下一面吃著，一面留神在教場裡面，但見看的人是人山人海。忽然聽見通的通的三聲炮響，那些對子馬一對一對的，扛著白腳旗，吹著大號烏兒烏兒的下了教場，就在演武廳旁邊排齊。接頭又是烏兒烏兒的號聲，一隊一隊的步兵扛著刀叉等類進了教場，也按方位站定。搭眼就見雷鳴頂盔貫甲，紅鬃子支支，同著那位銀盔銀甲守城的一個老將，騎了兩匹馬，壓住各隊。跟後就聽見破鑼破鼓同著那鐵鏈的聲腔，淒淒慘慘的走來三個犯人：第一個招子上寫著道：「主叛斬犯一名徐天化」；第二個招子上寫著道：「謀叛斬犯一名徐焱」；第三個招子上寫著道：「從叛陪綁犯一名吳才」。三人皆閉著眼睛，聽憑那保護的差役推著擁著的走。後面又是一眾差役，圍著兩個沙木棺柩，棺柩上也有兩個招子，一個寫的是「弑君戮屍一名徐森」，一個寫的是「弑上戮屍一名徐鑫」。那犯人到了教場，一順的面北跪下，徐天化在前，吳才在後，兩口棺柩也是頭南腳北的擺下。忽然金鼓齊鳴，又是二名御林軍擁了一座皇亭，中間供著王命。再後就是臨安府樊樹、胡西營提督楊魁、護理刑部尚書孔公，圍護著無數的親兵家人。三人皆騎著馬，披著大紅披風，到了演武廳下馬，就公案落座：正中坐的孔式儀，上首坐的樊樹，下首坐的楊魁。家人獻茶已畢，就有四名劊子手，吃得酒氣醺醺的，走上廳來打了一個搶千，高聲報了名，驗過了刀，領了花紅。又聽通通的三聲大炮，樂鼓齊作。孔式儀同樊樹、楊魁出座，走到王命亭前，禮生叫禮已畢，請了王命，供在公案上面，復行退下，又在城隍席棚前行了禮，這才入座。當下陰陽生奉著日規，對著太陽專看時刻。那城隍席棚前平掛了一把秤，兩面黑旗，兩個差人拿著展來展去。那犯人旁邊皆站了一個劊子手，棺柩旁邊也是一樣。其餘一眾幫忙的，以及值日頭、開棺匠人，各執各事，我也不暇細說。單有吳才旁邊只有兩名護犯的差人，四名兵了，因他不過陪綁而已。

此時濟公在酒館，看得明明白白，忽然聽見又是通通的三聲大炮，接著炮聲，那看的人這一些嘈雜聲腔，就驚天動地似的，原來陰陽生已報午時一刻。濟公摸不著頭底，以為已到了時候，忙急急的飛步下了教場，連走連喊的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一眾站場的兵丁擋也擋不住，一溜煙的撞上演武廳來了。恰巧由關帝廟殿屋上下來的那個差人才出了廟，昏頭昏腦的也奔演武廳。一個由東面上來，一個由西面上來，剛剛撞了一個滿懷。那時仇人見面，眼目最明，那差人就想抓住了他，弄他一個官報私仇。不料轉眼一看，見公座上三個大人見了和尚，一個個皆連忙起身，分恭敬，暗道：這斷然就是那個濟顛僧，我吃的他這一頓說不出來苦，只好揉揉肚皮算了罷，大約是報不到仇的了。想罷，就躲在書差後面，單看他瘋瘋顛顛的，喊得來究竟怎樣。但見孔式儀等站起身來，迎著濟公說道：「聖僧喊刀下留人，莫非是要救徐家父子嗎？但此事某等奉了王命，不敢自主，必定要求了聖上的赦旨來，才得能殺。」濟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俺且去求救旨是了。」楊魁道：「師父要去就趕快去，若過了午時三刻，那可就保全不住了。」濟公道：「這時是什麼時候了？」孔式儀道：「已是午時一刻一分。」濟公道：「沒事沒事，包管來得及的。」拔步連忙就下了演武廳，用了一個縮地法，暗道：我也不由黃門費周折了，不若直奔慈寧宮反為便當。說時遲，來時快，轉眼時候濟公已到了慈寧宮門口，隨即就由那個當官太監進內奏明，立時就見旨意下來，說：「宣聖僧見駕。」濟公跟同進內。

也叫該因徐家父子理合有命，恰巧這日因斬決徐天化、徐焱，皇上深愁太后心裡不安，一早隨即啟朝，就到了慈寧宮，百般安慰母后。也想傳旨赦回，無如太后那日已將奏折批准，不好朝更暮改的，恨不得個人來轉一轉彎。正同太后說到徐國舅年老糊塗，被人愚弄等情，太后不由得的歎了一聲，淚珠直滾。忽見當官太監匆匆進宮奏道說：「有濟公聖僧在宮門候旨。」皇上早知其來意，不等皇太后開口，便說道：「快些宣他來進見。」那當官太監隨即就將濟公宣入，濟公見了皇上、太後，行禮已畢，太后便傳旨賜坐。濟公道：「僧人此番沒有功夫坐了，求聖母、皇上趕緊降一道赦旨，將國舅父子放回，實為萬幸。」太后道：「這樣大逆無道的亂賊，恐怕留下來反為後害。」濟公道：「無妨，僧人自有道理，先求聖母、皇上發了赦旨，將人赦回，那僧人午後仍然進宮，斷將二人的奸心代他醫好了。」太后道：「那奸心還能醫得好嗎？倒要請道其詳呢！」濟公道：「午後進宮自然奏明，此時性命交關，是不能耽擱了。」皇上道：「這便怎好呢？就是著太監傳旨也來不及，此刻已午時二刻二分了。」濟公道：「僧人倒有一法，就請陛下親筆寫一『赦』字，用了御寶，交僧人帶去，多分還可以趕得上呢！」皇上滿心大喜，忙著宮監拿過一幅黃綾，提筆寫了一個「赦」字，就順便拿太后的御寶用了一用。濟公見皇上用過御寶，因為時候不早了，也不等到吩咐，一把便抓了聖旨，隨即作了縮地法，忽然不見。皇上自然分詫異，這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法場上自從濟公走後過了一息，又放了三炮，陰陽生報過了午時二刻，那殺場上已將犯人的酒飯送到各人面前，那棺柩前也有一碗飯、三塊肉、一盅酒，這叫做國家的恩典，大約犯人也沒一個去擾他了。此時徐家父子看見這兩碗飯送到面前，止不住眼淚直淌，暗道：我堂堂一個國戚，今日到這個地步，馬上炮聲一響，身首異處，想來皆是我們自己尋死。想到此處，又聽外面炮聲三響，陰陽生報到午時三刻，雷鳴同守城那將拎了馬，就在兩頭一來一去的衝著道子，兩邊的劊子手一面抓著了活的頭髮，一面用刀對著了死的項下，皆豎著耳朵朝上面聽，專候那「開刀」兩字。此時孔式儀等坐在上面，獨不見濟公轉頭，心中萬分作急，又故意拿了支令箭在手看了又看。耽延了一息，見濟公還是未到，知道王命要緊，是實在不能再退了，只得把支令箭交了掌刑的官，說道：「吩咐下面開刀。」那掌刑官領了令箭走到堂口，才喊了一個開字，突然的就是一個噴嚏，再想開口又是接連的幾個噴嚏。看官，你道這噴嚏因何早不打遲不打，因何偏偏這時候連打是打的呢？是看這回書的人，沒一個不曉得，這是徐家父子該因不派過鐵，我做書的也何嘗不是這個意見，但是還有一個人不曉得道理呢！這演武廳面朝正南，八月天氣正午時刻，那日光也恰恰正南，

那掌刑的領了令箭走到堂口，昂頭就喊，將被日光照住眼睛，觸動鼻竅，又因今日起早伺候差使，不無受點寒涼，所以連一連二的噴嚏打個不住，以致弄了個陰舛陽差。

閒話休提。單言法場上面殺徐天化、徐焱的兩名劊子手，看廳上令箭一舉，那位官員喊了一個「開」字，就把刀向二人頸上一驗，見他一個「刀」字不曾喊得出來，就連忙縮住了手。再行聽去，直覺得克吃克吃的鬧個不了，並不是喊的開刀。但是徐家父子閉著眼睛，覺得涼颼颼那張刀已到了頸下，似乎那一股真魂早從頭頂心裡穿出去了，不由得徐天化眼睛一花，直從旁邊栽倒，把一顆老頭就朝後面殺徐焱的那劊子手支開的那條腿上撞去。那劊子手吃了一嚇，忙把刀丟下，幫同掌頂的人來扶徐天化。就這個時候，上面已明明白白的喊了一聲「開刀」，那邊戮屍的人已將徐森、徐鑫的頭切下，單單這邊的兩個劊子手才將徐天化扶著跪好，就聽上面連二三的催著開刀，那個殺徐焱的劊子手便嚇慌了，他把張刀丟在地下，自己忘卻，反轉一把抓住殺徐天化的這個劊子手問道：「我的刀呢？」那劊子手朝地下一望，說道：「你的刀不是在地下！」隨手就便拾起交了那人。二人舉起刀來對準徐家父子的腦後，這才要往下砍，忽聽半空中就同起個霹靂一般，一個和尚大喊道：「聖旨下，刀下留人！」兩個劊子手突然的就同呆了一樣，兩張刀當的當的朝地下一扔。那些掌頂的、幫忙的，一個個也目瞪口呆的動也不動。

看官，你道這是個什麼原故呢？那裡和尚一聲喊，一個個就嚇成這個樣子嗎？不是這樣說法，只因濟公在慈寧宮發腳的時候，已是午時二刻以外，只剩了幾分的時刻；就是縮地法快躁，也稍微有些輾轉。還幸虧刑官打噴嚏，劊子手找刀，耽擱一分多時，要不是這點過節，再有幾個頭也殺掉了。列位不看見戮屍的兩個麼？那裡已死的就容易殺些不成？況且皇上籠統寫了一個「赦」字，自然是死的活的一應在內，獨徐森、徐鑫等不及這道赦旨，多分也因他手刃皇上、太子，雖然不曾成功，總之他的罪惡已經昭著，就萬分也逃不了這一刀之罪。細想得逢赦不逢赦，不過就分在一面舉刀直下、一面扶人覓刀這一點輾轉。所以到得濟公走進教場，已看見兩張刀到了徐家父子頸下，要是單單的喊個「聖旨下，刀下留人」，深愁那劊子手收手不及，豈不誤了大事！因此濟公喊著赦旨，順手向法場上一指，用了一個定身法，將他們定住，這才帶跑帶喊的走上演武廳來。

此時孔式儀、樊樹、楊魁早已俯伏跪下，恭聽聖旨。只聽濟公禿頭禿腦的喊了一個「赦」字，三人跪在下面還望下聽，那知再也聽不見說了；三人抬頭一看，見濟公已不知去向。連忙站起，見公案上一幅黃綾，真個只有碗大的「赦」字，以外並無一言，中間用了太后的御寶。孔式儀隨即著了一個差官，拿了令箭照會將三人鬆綁。那差官可也乖巧，曉得他就是皇親國戚，一朝遇赦，終必起用，暗道：這個冷鍋膛我倒要燒燒呢！所以他奉了令箭，並不耀武揚威，那些殺場上執事的人，自濟公宣詔之後，早將定身法收起，一個個已能活動，看見差官奉了令箭下來，一眾皆迎上前去討點消息。那知這官睬也不睬，一直跑到徐天化面前，雙膝一跪，說道：「恭喜國舅，皇上已有赦旨來了。」那知喊了幾聲，全然不應，只得又跑至徐焱面前照樣跪下，「恭喜徐爺」、「恭喜徐爺」的喊個不了，不料也是仍然不應。畢竟不知徐家父子所因何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